

叶聪： 民乐队学不得西洋管弦



9月3日,指挥家叶聪在国家大剧院指挥中央民族乐团、南京民族乐团上演了作曲家赵季平的民族交响乐《和平颂》。叶聪作为新加坡华乐团的音乐总监,首次执棒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表示“终于迎来了叶聪指挥”。

所有听过新加坡华乐团现场演出的人都会有一个感受:这是民族乐团发出的声音吗?为什么像西洋管弦乐团?带着这个疑问,本报记者在本次排练的间隙采访到叶聪,听他讲述如何打造新加坡华乐团。

追求“合”的声音

民族乐团最大的问题就是音色。民族乐团如何保持民乐特色的同时,还能做到发出的声音不尖、不扁、不散?2002年,叶聪带着这些问题接手新加坡华乐团。

叶聪告诉记者,新加坡华乐团并没有变成“中式西洋管弦乐团”,只是他们追求了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高度和谐的音色。叶聪将其称之为一种“合”的声音。“这种声音里要有‘合’、‘融’、‘弹性’、‘张力’,这就是新加坡华乐团鲜明的音色。”

为了达到这种“合”的声音效果,叶聪上任之际就制定了发展战略。首先是发展乐队队员的多声听觉。叶聪坦言,大部分乐队队员演奏的时候听不到别人的演奏且不会听别人的演奏,他们都停留在单声听觉。于是,叶聪请作曲家帮忙写了许多训练曲来训练团员的多声听觉。“音准、音色、音的长短都要在一起。”

叶聪的另一重要举措就是调整乐队排位布局。叶聪认为,扬琴在乐队中间把整个乐队一分为二,这样乐队的声音很难合在一起。于是,他把扬琴、古筝这些泛音列和余音较多的乐器搬到乐队较后的位置,将中胡声部放在乐队的中间位置,使之将高胡、二胡与大提琴声部连接起来,整个弦

乐声部就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在处理管乐声部和弹拨乐器时,声部里的其他乐器向这两个声部包容性最强的乐器笙和中阮靠拢。

叶聪坦言,重新排列乐队只是处理乐队音响效果的策略之一,指挥、乐手还需共同努力才能产生“合”的声音。

用作品训练乐队

作品对于一个乐团来说可谓至关重要,如何建造民族乐团的曲目库,有几十年西洋管弦乐团执棒经验的叶聪自有办法。

叶聪上任之初,新加坡华乐团的作品比较陈旧,叶聪上任后的第一场音乐会就上演了何训田、谭盾、周龙这些作曲家的作品。如何从作品上着手?叶聪道出了他的“四部曲”。

首先,要有本地风格的作品。从一次画展中叶聪得到启示:既然有南洋画派,为什么不能有南洋乐派?于是,2002年,叶聪委约当地作曲家创作了《王子与狮》,他称这次是“投石问路”。2006年,新加坡华乐团举办了首届国际作曲比赛,章程中明确规定必须有南洋风格的作品。历经了2006年、2011年两届国际作曲比赛,新加坡华乐团不仅积累了一批南洋风格的作品,更是建立了一个作曲家队伍。新加坡华乐团每次出国巡演,一定会带上南洋作品。2015年,第三届国际作曲比赛将继续举办。

其次是东西结合。新加坡的国家特色就是东西结合,叶聪将之运用到乐团。叶聪首先强调:东西结合不是拉郎配。叶聪将英国、苏格兰的民间小提琴、迷你按钮手风琴和胡琴融合在一起;将美国的乡村音乐、爵士音乐与乐队相结合。叶聪告诉记者:“这些对乐队是很大的挑战。如果没有多声听觉以及对节奏的敏感性,是不可能配合到一起的。”东西结合的同时,叶聪还努力挖掘乐队

的即兴能力。经过最近三、四年的训练,乐团这方面可谓炉火纯青。对于东西结合,叶聪提醒指挥:指挥一定要小心挑选“东”、“西”元素,不是进到筐里就是菜。指挥除了对“东”、“西”元素了如指掌外,更要凸显音乐的趣味性。

第三是抓流行。叶聪有着30年的指挥经历,又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叶聪说:没有流行元素,只能站在社会的一个角落,触角永远伸不到大众中。因为大众最容易接受的就是流行元素。于是,新加坡华乐团请来本土歌手陈洁仪,将她的十几首歌曲编成有音乐结构的整体,强调交响性。“乐团就在台上就坐,我们也是主角,不仅仅是伴奏。”第一步实验成功后,叶聪开始进行器乐性的流行尝试。他请来美国著名的爵士乐三重奏组合Brubeck,花了很长时间排练,就是要训练乐队的爵士听觉和爵士即兴能力,从而逐渐形成流行曲目库。

第四是抓大部头作品。之所以抓大部头作品,叶聪认为大部头作品艺术性强,对乐团有挑战;每年一两部,容易引起社会注意;最重要的是更容易集资。从叶聪上任起,交响史诗《马可波罗与鲁罕公主》,集书法、诗画、音乐于一体的《千年一寻》,越剧《红楼梦》等大部头作品每一部都极具特色。叶聪强调:无论什么形式,乐队一定要在台上,乐队的主导地位不容动摇。

通过有挑战性的曲目训练乐队,是叶聪的主导思想。但在委约的过程中,必须也要有市场方面的考量,曲目必须与市场紧密结合。

经过12年有条理的锻造,新加坡华乐团不仅声音有辨识度,曲目库也初具规模。叶聪认为新加坡华乐团是起步晚、进步快。对于乐团未来,叶聪告诉记者:除了继续通过南洋作品的征集打造地区特色外,还要加强国际巡演的频率,培养本地乐手和指挥也刻不容缓。 本报记者 孟绮



从左至右:第二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获奖者于兴义(台湾)、胡栢端(香港)、薛源(上海)、评审团主席陈澄雄、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大赛联合主席阎惠昌、姚申申(上海)、Sebastian Perlowski(波兰)

岂止是寻找民乐指挥!

——第二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的观察

今年西安音乐学院与香港中乐团合办第二届国际中乐指挥大赛,笔者再度获邀担任整个比赛不同阶段活动的观察员,亦有了新的看法。

在欠缺全面和系统性的“民乐指挥”专业训练课程培训下,举办中乐指挥大赛,有着特殊意义。作为比赛的倡议者,亦是大赛联合主席的指挥家阎惠昌,指出这项大赛在“寻找民乐团指挥”外更重要的作用和目的。他说:“虽然比赛不是发现杰出人才唯一的途径,但对‘国际中乐指挥大赛’的参赛者而言,比赛是挑战,比赛是机遇,比赛也是学习、掌握、升华自我中华传统文化修为,提高驾驭现代大型中乐团、复杂、多元的现代大型中乐作品能力的难得机会。”

为此,在西安举行复赛时,由于难得有这么多人担任评委的资深指挥家共聚一堂,便临时决定,在最后一天赛程结束后,由四位评审示范演出。首先由马塞·温格勒(Marcel Wengler)上台和西安音乐学院民族乐团选奏了复赛的三首乐曲中的片段,再分别由陈燮阳、夏飞云和陈澄雄登台执棒,与乐团分别排演了三首复赛乐曲:《春江花月夜》、《月儿高》和《昆虫世界》,让各参赛者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此外,主办方亦特意安排让参赛者在每轮比赛后,可留在会场观赏余下参赛者的排练比赛,此举亦在于提供观摩学习机会,让各参赛者无论获奖与否,都能在这次活动中能有

学习提升水平的机会。然而,综观多天复赛赛程,并非各个参赛者都会珍惜这些难得机会,这让人感到失望。相比之下,来自华沙的青年指挥家贝洛斯基(Sebastian Perlowski)留下的时间相对更多。

波兰青年指挥家贝洛斯基能在本届42位参赛者中突围,进入今年七月在西安举行的复赛,甚至成为6名准决赛的选手,除了“身经百战”(已赢过不少国际性指挥比赛),有很好的指挥专业训练,还在于对音乐具有无比的热情,但更重要的是展现出极其认真学习的精神。在其他多位选手的协助下,他对准决赛《乱云飞》采用的“简谱总谱”进行识谱“恶补”,排演时亦能指挥得“有纹有路”。其未能进到最后一轮决赛,在于未能掌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点,对中国传统乐器的音色性能不熟悉,但这都不是指挥技术上的问题。

此次比赛,最后的三甲得奖者:薛源(上海)、胡栢端(香港)和姚申申(上海),全都是具有一定经验的民族乐团“现役指挥家”,也说明要成为具有提升民族乐团实力的指挥家便要继续“学习”,中乐指挥大赛除了发掘民乐团指挥,更重要的便在于提供阎惠昌所言的“学习、掌握、升华自我”的平台,如果各参赛者都能有贝洛斯基那种对音乐的热情和认真追求的学习精神,能提升民族乐团实力的指挥家当会大量涌现。

周凡夫

民乐小百科

个性十足的民族打击乐器(二)

2. 铜鼓:一种非常独特的金属体鸣乐器,因通身用铜铸成而得名。造型典雅,音响别具风韵。它由面、胸、腰、足、耳五部分组成。鼓面圆而平,下接鼓身,连接部分略外凸,形成球状弧度为胸。腰部略细,内收如束腰。往下为足部,鼓身又扩大,圆形敞口底。鼓身两侧各有两耳。通身皆有华丽而精美的纹饰,鼓面主体为太阳纹,即中心有呈放射状的光芒,一般以12芒最为普遍,8、10芒次之,并有4、5、6、7、11、14、16和32芒的。太阳纹周围,有许多层同心

环带,由宽窄不等的图案组成,称为晕圈。鼓身四周的表面,也有多数平行的环带,带中铸出的纹饰绚丽多姿,工致纤巧,别具风采。铜鼓在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也有流传。

3. 大锣:长期以来由于应用的地区和场合的不同,形成了各具异彩、形状种类不同的锣。大锣是锣类乐器中形体较大者,直径在30厘米左右。其以发音宽宏、深沉而雄厚,音色柔和浑厚,余音长而著称。为民间器乐合奏、舞蹈伴奏所使用。